

■ 朱春雨

橄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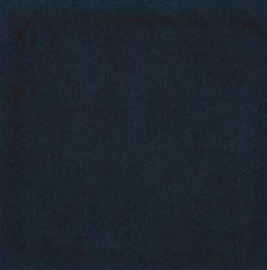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34 4799 3

敬

境



朱 春 雨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周刚

橄 榄

朱春雨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9 字数 286,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0078·3854 定价：2.25元



作者像

献给青年朋友和关心明天的人。

本来想写一首诗，结果却写成了小说。

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友人（其中有几位是外国人）的真诚的帮助，特在卷首鸣谢。也向意大利的奥莱利奥·佩奇（Aurelio Peccei）先生致意（可他却在1984年三月停止了呼吸）：他对世界未来的热心、行动和著作，让我更加认为有必要写这部酝酿很久的书，为了人类的决定性的年代，也为了纪念作者本人与某A的私谊——少年时代对于我们，是一支被风吹远的歌，别人听不见了，我们的记忆中还有它。请听不见的人不要粗暴地断定我是胡乱臆造，因为存在不一定决定于承认，你不相信，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似乎从天顶又似乎从地下，传来阵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待你仔细谛听，那声音又悄然遁去了，时而它又会出现于人们的欢乐或痛苦之后的冷静里……久而久之，就会发觉，那有如草叶窸窣般的言语是来自历史的深处；这时，你凝眸望去，过去了的古远年代仿佛隔着一层纱帷，它在纱帷的后边显现着苍老的轮廓：一座辉煌的宫殿和一堆杂乱的瓦砾都在朦胧里，正是从那个地

方发出和我们捉迷藏的声音——

前人在品头评足地议论我们今天的世界，讨论着过去、现在、将来；讨论着认识、行为、结果；讨论着人生、人类、宇宙……题目在无穷尽地发展变化，人，一代一代地在求索它的真谛。

不妨小心地撩开时光的纱帷，哪怕只掀起一角，便会看清，那大宫殿和瓦砾堆既非东方的也非西方的，那是全人类过去的血汗、生命、经验和挫折缩成的景观。孔老夫子、亚里士多德、但丁、爱因斯坦、哥伦布、达尔文、孟德尔、林肯、普列汉诺夫、明治天皇……数不尽的名声显赫人物济济而聚；更多的却是平民百姓。他们到这里，也要发表哲人、伟人、大贤般的见解。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幽灵沙龙。他们惶惑不解地注视着后人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做着有别于他们的事。

叛逆！——幽灵们在千差万别的分歧或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的大吵嚷之后，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谴责今天的人类，他们忘却了他们也曾有过与他们的先人完全不同的行径。

噤噤喳喳……他们还保留着一直不见退化的人类特征：不在失败面前认输。因此，他们还在用今日世界多达八千种语言^①来干预今日人类的事。

忽然，一声巨响把大地抖动了几下——不知哪个国家又把载有几十个家庭的人造星球送到最佳轨道，那发自历史深处的噤噤喳喳声也顿时逝去，那大宫殿，那瓦砾堆，那幽灵的沙龙和幽灵们，都不见了，化为狂风，化为洪水，化为在狂风与洪水中厮搏的橄榄林……放下时光的纱帷，当你转过身来，面对的又是严峻且熟视无睹的现实，经济、能源、核威力、技术、信息大较量的现实，和平的口号与格杀的枪声同在的现实。

① 一说今日世界语言在两千至四千种之间，一说仅非洲便有一千五百种。

竟有这样的情形：突然间，记忆就象一只神奇的线梭，把时间和空间穿透，硬是将那些毫无干系的事物编织到一起。于是，许多活生生的而实则是梦的图画出现了，美丽的，丑恶的，幸福的，痛苦的……天知道你会摊上哪一种。它会给你带来甜蜜的感受还是揪心的折磨？

不是享受，也不是折磨。这时，我心里是一团茫然，一幅难以言状的茫然的图画……

我走在六个世纪之前建起的石墙外——

这里的秋夜笼罩在童话气氛里。天穹象蓝珐琅造出来的；是谁把古代骑士马鞍上的银钉嵌到深邃的长空，让人们把一颗颗发亮的钉帽叫星星？天穹和星星又似乎在宇宙的某处被某种力量融化了，它从高高的地方流淌下来，于是成了莫斯科河。唔，迷人吧？这一河蓝珐琅和银钉的颜色与闪光！

街心花园中的树林沙沙作响，诗人常把这样的声音比做一支唱不尽的歌，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还是唱斯杰潘·拉辛？也许在唱今天的事，唱当代人的心思，唱明天的希望……随便你给这沙沙作响的无言歌填上什么内容，都不会有人反对。

人的良知是不该辜负一切美好的存在，我的心把一个天真的春天从逝去的时光里打捞出来，似乎是对这异国都城之夜的动人声色的酬谢吧？我也说不清；能想起来的事多如牛毛，怎么偏想起那个春天？被岁月捣碎了的生活细节再用思维联缀到一起，其中总有几分幻想；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饶有情味。

——那一年……

那一年的春天早早刮起鼓荡心旌的风。虽然田垄上还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孩子们的风筝已经在蔚蓝的天顶拥挤了。

这时候，虽然那些蜈蚣、鸢鹰、五角星之类的主人还在结着冰的河面上忙着抖绳放线，他们的风筝却淹没在低处的幽暗里，只有我们的白色八卦，还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它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大有挣脱我们牵制的架势。唔，月亮露出来了，象一张白晰的脸，我们的八卦也象一张白晰的脸；这两张脸会不会暴发一个

热烈的亲吻呢？不然，我们的风筝为什么发狂般地拖得我们踉踉跄跄？

不再是我们在左右风筝，而是风筝在左右我们。顺着两岸长满柳毛丛的河道上溯，八卦把我们带进大哥所在的苹果园，树脂沁出的芳香在清凉的晚风的调解中，分外浓烈，诱发着人的食欲本能，我们恍然明白，该回家吃饭。风筝却不怜悯我们，任怎样用力，也收不回线来。要是树枝上还结着苹果……我不敢往下想。“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蚌之肉……”^①这时的我，却从来没吃过这个苹果园里的一颗果子，这里的果子不是给人吃的，但不一定不好吃。呸，这属于园艺试验所的苹果园是专门用来馋人的！我想到这一层就生气。

好在转眼就离开了苹果园。眼不见心不烦，我的气也消了。我们的八卦可没有一点结束折腾我们的意思，它竟然把我们吊得两脚离了地。啊——我们，也就是我和她，几乎是同时惊叫起来。这情形如果被人看见，特别是那些很会编瞎话儿的婶子大妈，一定会创造出一篇优秀的口头民间文学作品，并会流传后世的：看那八卦风筝把两个孩子带哪儿去啦！莫非是天神要从凡间招金童玉女？平时都说天堂好，这会儿我们不愿上天，恐怕我们亲人也不会有一个愿意我们远离尘寰而他处，尽管人间多的是烦恼。

我们的婶子大妈要是亲眼看见我们不是被风筝带上了天堂，而是被风筝带向地狱，她们会来不及嚎呼便晕过去的，根本顾不上去编故事了。就是伟大的儒勒·凡尔纳或者风靡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都没有我们的遭遇奇特，因为它既不科学也不冒险，它充满了恐怖！

^① 《淮南鸿烈修务训》之杂说外篇。

风筝把我们带进了野鬼沟。

砰，线绳儿断了，风筝挣脱了我们，它进入无法可以望穿的冥冥夜空。我们却咚地一声跌落下来，脚板冲碎了一层薄冰；接着，冰凉的稀泥没了踝骨……四下里闪烁的是人骨的磷火，刺鼻的尸臭令人毛骨悚然，几棵歪脖子老树在我们眼里幻化成带獠牙的恶煞，不由我们咀嚼这阴森的骇然。她摔倒了，满身沾了腐肉般气味的污水；我去扶她，手在破碎的冰块泥水中摸出一个骷髅，一个有三个大黑洞的人头骨，它也在闪光，那光是青色的。

早知如此，我们用八卦占卜一下命运就好了。我们的八卦自己上天了。

在薄冰的泥沼中挣扎。

不错，是到了野鬼沟，此刻我们陷进了沟口的万尸坑泥塘里。今天，这一带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野鬼沟和万尸坑的，野鬼沟那些连着钢筋七扭八歪的混凝土废墟，曾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一个支队的试验所；而万尸坑，则埋着他们试验废料——粉碎机或汽油燃烧加工过的死人，有苏联人、朝鲜人，还有一个日本人，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我一直怀疑我那失踪的父亲就葬身在这里，或许还没碾成粉末或者烧成灰，因为一九四五年四月，日本天皇布告决战，号召臣民“一亿玉碎”之后，日本人便沦落到“减配主食”的窘境中了。仓皇逃去的日本兵，把许多烧焦皮肉而没毁去人形的尸体胡乱丢进了西山下的这个水坑；这个水坑不知曾养育了多少代鸣声响亮的青蛙和娱悦孩子的蜻蜓……那时，我们忘了蜻蜓和青蛙，只知道这儿是个可怕的地方。据说光天化日下大人们也是轻易不到这儿来的，因为这儿有鬼，有不计其数的冤死、惨死、暴死的鬼。

说是有一个关里商人坐船过海到了西山，着人挑着他的货

物往我们居住的镇子这边来。那天晚上路过一个村庄，他们要出钱住店，村庄里的人并不收钱，只是请他卖给他们一些称心如意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货本是要卖的，价钱上过得去，并不在乎卖给张三或者李四，于是这商人这一夜发了利市，没有抽一袋旱烟的工夫，货全出手了，而且都是大价钱。买货的人们还感激他，说是好久没有货郎担光顾他们这个地方了。当夜歇息了，商人打算晨起赶船，渡海返回关里。或许是生意顺利，那商人睡得很沉，直至日上三竿还未醒来。倒是他雇的脚伕因为要拉稀，坐起来揉肚子；天知道这村庄的人昨晚给他们吃了些什么。脚伕没揉几下肚子，失声喊叫起来，这才惊动了主人。这时天已大亮了。我们这是在哪儿？根本不见什么村庄，他们是躺在白粼粼的尸骨堆里。一摸钱口袋，坏了，昨晚卖货得来的钱全是纸灰。商人和脚伕顿时满身大汗。仔细看去，昨晚卖出的布匹绸缎顶针儿发卡都明晃晃地摆在四下里，布匹绸缎裹上了骷髅，顶针儿套在一节手指骨上，发卡却插进了一个裂缝的颅骨上……据说那关里的商人和脚伕回家 after 一病就是三年。

还说是我家那个镇子里，从前有个剃头匠，手艺不高明，胆子特别大。有一种迷信的赌博：讨神鬼签子押风水宝，份子凑齐了，拿出写着东南西北的木牌到庙上占卜，到草蓬棵子里去求黄仙黄鼠狼或是胡仙臊狐狸指点迷津。那剃头匠干这勾当时不比常人，他总是到墓地里去，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女人坟上掷签子，掷出哪方他押哪方，倒是赢了不少钱。后来说是有一天，他到西山去押宝，回来时天已大晚，老婆听到敲门声，待抽开门栓一看，外面站着的丈夫没了脑袋，吓得昏死过去。天亮后，镇上的好心人在野鬼沟发现了那剃头匠的脑袋。老人们都说，剃头匠的脑袋是让女鬼砍的，因为他老到女人坟上非礼；虽然野鬼沟的女鬼

没受过他的羞辱，但也不能容忍他对女鬼姐妹们下作。穿凿附会，我的善良的乡亲会把漏洞百出的情节都圆成真的一样，而且突出主题：因果报应，颇有点维护妇女人格的意思和女权主义味道。

今天的孩子听这种无稽之谈，也会一笑了之。可那时，我们不知被我母亲的多少这种故事搞得头皮发麻，从而也就变得十分听话。不然，鬼就来了……

我们战战兢兢，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八卦风筝把我们送到绝境上，这或许就是命运。我们紧紧地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互相帮助着，想走出布满碎冰又布满骷髅的沼泽。“嘭”地一声，我们陷得更深了。

我们会死吗？她说。

别吭声。我说。

怪臭的泥水已经齐到胸口了。肯定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们都狂叫起来，但是字眼只有一个：妈——人一出娘胎就这么喊叫。

怪臭的泥水没顶了，完蛋了。我们也要化为尸骨，和这万尸坑里的尸骨混到一起，谁也不会辨认出我们来，包括我们的母亲。不知我们会不会变成拦阻商人或是要剃头匠脑袋的阴鬼。

天呐，那可以占卦命运的八卦哪儿去了，我们的风筝？

我们几乎是同时用全部生命的能力往上窜了一下，同时呕出了一团呛进嘴里的东西，大约也是同时看见了一个鬼——披着长发手舞足蹈的鬼，正向我们扑来。我是毫不怀疑我母亲和乡亲们讲的那些鬼的故事了，不知她是不是这样？我似乎是在奈河桥上挣扎，我望见了酆都城，望见了阎罗殿，望见了黑无常和白无常，他们在笑……我失去了知觉，不知她怎么样……

我怎么还活着？气在喘，心在跳，明明是活着，不过，不知是做为人活着，还是做为鬼活着？我身边挨着她，她能动，显然也活着。

你咬咬舌头看！我说。

什么意思？他问。

你咬咬就是，看看疼不疼。我自己先咬了一下，一股腥气满嘴翻滚，是血腥，舌头破了，不是尸臭。舌头是疼的，连心地疼。这么说是仍然做为人在活着。你舌头疼不疼？

疼。

这就行了。

浑身上下湿淋淋，不是汗，我们是被热水浇醒的，那不，一只“美孚”商标的破汽油桶就在眼前的一堆篝火上；篝火可真旺，烧得桶里的水打起转儿来，马上就会沸腾了。这篝火是谁升起的？燃烧的不会是人的油脂吧？当感觉到皮肤被灼烤得难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除了对这个事实吃惊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反应。恐怖过去了，庆幸还不到时候，我看着她，她看着我，连一点害羞都没有。我们就象上帝刚刚造出来的亚当和夏娃，不知自己生命的来历，也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思想和本能都飞出了躯壳。我们成了两个会活动的人的偶像：一个男孩子，初中生，中国人；一个女孩子，也算是初中生吧（她上的是十年制中学），苏联人，不过，她此刻在中国，上中国的中学，她是跟她的父母来的。唔，我们的衣服被谁洗过了，就放在篝火的那边；不过，身下的茅草也还暖和，用不着急着去穿那没烤干的衣服。感谢神灵搭救了我们，这时我们看清了，我们是在一个挺大的洞穴里，洞壁是西山的黄土。

忽然，一个影子在洞口闪了一下，披散着头发手舞足蹈的影

子象是一个人。不不，不可能是人，那是我们在污泥浊水里挣扎时看见的那个魔鬼。我们瑟缩到角落里，等待着魔鬼的宰割了。

我象是听见了魔鬼嚼我们骨头的声音。

不不，也可能是化装了的上帝。

不可能，上帝是庄严的，他可以化装成勤劳的公牛、温顺的绵羊、忠诚的猎狗，也不会化装成魔鬼的。

也许有善良的魔鬼。

善良的是神，不是鬼。

那骇人的影子又在洞口闪了一下，我们嚎叫起来。

洞穴、鬼影、尸臭、骷髅、污泥、浊水、篝火、破桶和赤裸的我们。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那八卦风筝赐给我们的命运礼物，象圣诞老人坐着鹿橇送给孩子的枞树或是布娃娃那样，让人铭记终生。已经记不得我们是怎样在晨光熹微中逃离西山的野鬼沟，逃离万尸坑，逃离那个黄土的洞穴和那个魔鬼了。为了少挨一点大人的谴责，我们谁也没说这一夜的经历，但我们对那个披散头发手舞足蹈的魔鬼，是感激的。

微风轻轻荡漾

在黄昏的水面上……

有巴扬琴伴奏的歌声传来，我这是在异国他乡，在莫斯科。我明白，过去的岁月不再属于我，那岁月属于我的只有回忆。假如我能找到她，相信我们的回忆会象今夜的星光一般动人，瞧那在水面抖动的星光，酷似揶揄的眼睛，在奚落我的多情。是啊，我所住的M大饭店附近的老民警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

已经被我折腾得够苦了，两个月来，他在莫斯科市帮我查找我要找的人。

或许，瓦西里耶夫这个俄罗斯的姓太寻常了。把全市姓瓦西里耶夫的人集合起来，四列纵队，会一直从莫斯科排到图拉城。他诙谐地耸耸肩膀，捻捻胡子。

我也笑了。因为这位热心肠的老民警本人也姓瓦西里耶夫。

他说：你不必着急，你又不是马上就离开，我会帮助你的。要知道，我的祖父的坟墓在你们中国的旅顺口，是中国人帮助掩埋的。

这老民警很重感情，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就让我想起了日俄战争，《朴茨茅斯和约》使灾难仍在中国大地上继续。

是的，我将有充裕的时间呆在莫斯科，因为我作为“明日世界设计俱乐部”成员国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值班。

2

好象隔了几个地质纪，人们的纯真被亿万只恐龙吞掉了，于是剩下来一个梦。

不不，不会只是梦。你看这大地和天空是多么明净，这就是和平。

和平……没有一个外交官的嘴里没有这个字眼，在他们潇洒应酬与谈笑风生中，不会听见见上海的轰炸、广岛的呻吟、奥斯维辛的惨叫，交错的杯盏和真诚的拥抱遮掩了远方的沙漠、山丘和丛林，恰恰在那里，在荒凉荒僻，涓涓流淌的人的鲜血映出了一个阴森的影子。

哪个影子？西山魔鬼的影子？

是个男魔鬼？

.....

是个男魔鬼还是个女魔鬼？

.....

那么你看见的是幻象？

.....

抑或是心里的感觉？

都不是。这影子正是魔鬼，人自己造出的戮害自己的魔鬼。

我们谁也躲不开它。

躲不开它。我的一个儿子在当兵.....

我跟你一样。

3

远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地平线那边一定是高加索，前高加索、大高加索、小高加索、捷列克——库马低地、科尔希达低地和连科兰低地、塔累什山脉和扎瓦贺特——亚美尼亚山原，那是一块南俄罗斯草原、地中海欧洲、前亚细亚山原和中亚荒漠包围的地方，那是彼得大帝和瓦胡施季王子都用心考察过的地方，那是诱发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如潮文思的地方，不知它能赐给我点什么。古生物学家柳鲍芙·叶甫盖尼耶芙娜·瓦西里耶娃仰望着深邃的天穹，这样想着。不错，生物地理学家拉杰（Г. Раде）和创建巴统植物园的植物地理学家克拉斯诺夫（А. Краснов），都在高加索有所收获，这并不意味着高加索会恩典她这个中年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大自然可

不存在对于女人或者母亲的尊重。她指望大自然多让她见到一些鸟儿,不是现在飞翔在天空的,而是遥远岁月里曾飞翔在天空的鸟儿。她选择古代鸟类研究这个课题,实在是自讨苦吃。她在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三角洲上,在生着高大的芦苇、香蒲的窒闷的河岛上,挖掘鸟类化石。白鹈鹕悠闲自在地在河湾里晃游,野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而这个俄罗斯女人,则时而陷入白鹈鹕丰姿的陶醉里,时而陷入野猪骄横的畏惧里,一阵松弛,一阵紧张,神经就象发疟疾,如此造成的疲劳不是一般的倦乏。她显著地衰老,亚麻色的头发开始脱落,皱纹象补充头发似地不断切割她的脸。大约是常年跑野外,紫外线剥去了面颊上应有的白晰。这能怪谁?莫斯科商店里多的是娜达莎牌的香水和化妆品,小孙子米沙有许多逗人的把戏等她欣赏,她却要沿着伏尔加河“浪游”。遭罪吗?活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伏尔加,欧洲的第一大河,它象母亲一样,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俄罗斯的大地。可它对于柳鲍芙·瓦西里耶娃的“浪游”,却不象母亲一样的体贴,柳鲍芙至少有三,险些被伏尔加河水吞掉变成鱼儿的饲料。她从伏尔加的发源地瓦尔代丘陵走到这伏尔加河口处,整整花了十年工夫,换来的是两篇论文:《新生代的原始鸟类与形态》、《原始鸟类与爬行类的比较》。她的论文旨在说明:为什么两类极为相似的生物,一种可以上天,而另一种则永远匍匐在地?全然不在于重复赫胥黎称鸟类是光荣的爬行动物的观点。于是这两篇论文引起了轰动。最关注她的论文的,居然不是古生物学界,而是人文学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是从柳鲍芙·瓦西里耶娃的论点中得到了什么启迪或联想吧?可论文作者自己倒有一种空落感。她没结束伏尔加河考察,竟对高加索出神了,幻想着高加索能象索伦霍芬那样慷慨。一八六三年,德